



古序翼

1



仁心堂
1498
1-6



門 〇 仁 12
號 1498
卷 1



古序翼自叙

余不佞自知寒

嚴君之教為詩以小

序久矣才雖不敢講

求亦苦或乃及而擬



儀。不。序。之。貞。明。不。
晦。尔。乃。遂。為。詩。以。小。
序。矣。而。後。乃。今。詩。之。
百。祭。如。火。龍。竊。有。
撰。述。之。志。昔。朱。子。

作。辨。說。以。點。小。序。
予。以。為。通。矣。乃。先。
述。是。編。以。陳。其。既。
尚。以。古。而。翼。其。昭。
忠。敬。也。夫。朱。子。古。

之篤學。我豈一試
而快之。况我年未
盈三十。而不敏之才
未盡。猶何以是誇
於外人哉。唯願學

士大夫補我不逮。
一言斧鉞以擊我
蒙。使我易精。矧日
必止而已。焉夫苟端
章有而立者。惟非

孔門。董道。乃同。
黃。協。共。之。義。我。必。以。
忠。告。又。何。獨。遺。小。
子。乎。待。云。何。以。恤。
之。我。其。收。之。日。矣。

吾志也。嗚乎。哲人。
萎矣。古序。不泯。大。
雅。不。止。以。近。先。賢。
之。光。以。達。
嚴。君。之。志。則。小。子。知。

免也夫。

享和元年冬十一月
十三日書於百道
林亭

龜井昱元鳳甫

古序翼卷一

北筑 龜井昱元鳳著

○毛詩周南

翼曰。三代而降。唯漢存古。其風淳穆。學尚師授。鮮有
造說。而毛公之學。稱為古學。其尊於天下。尚矣。鄭衆
賈逵。馬融。王肅之徒。皆作毛詩傳。至唐。孔仲達。作義
疏。乃漢儒以下。劉焯。劉炫之說。集而大成。皆為毛傳
先後。黼黻。而小序。遂為金料。玉條。抑毛氏。故訓。傳多
剽鑿。紆膚之言。而鄭箋。最甚。其勢。不得致遠矣。至宋
道學大闢。名儒是富。決源疏流。人立新說。於是毛鄭

不明之言不能免。君子之責矣。夫火炎崑岡，玉石俱焚。無寧毛鄭大言矣。其攸灼，叔遂及古序。夫古序先哲之遺言，六詩之權衡，而以毛鄭棄之，不亦痛乎。抑先儒之不能闕疑，替否也。乖譎迂繞之論，實饒乃當。夫洗舊滂以新其言之日，潰然而卑之矣。火不復遑別其淑慝，以觀其無妄。此亦草昧創業之勢。古今之有是多矣。故予合夫信者與疑者之說，執其兩端以擇其中，論騭之以俟達者。

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為注文而直作經字，不古為疑辭而遂為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牴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為因序以作。於是讀者傳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為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繞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為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并為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

翼曰：首句之謂古傳，下文之謂末造，亦未必然。而首句殊嚴矣。經後之編古書皆然。夫子之作易十翼，左

氏之作春秋傳皆其類也。經傳之別也。本末之等也。而曰毛公引序入經亦康成之說已。夫序者言詩之所繇作。故冠之篇端。猶伯夷西山之歌。先叙其傳。後世之歌詩。首記其題。文之順叙也。注文經字古為如何。今無考。爾可疑者而疑之。可決者而決之。此直道也。序之為決辭。蓋無可疑者故也。三家之妄。班史論朱子辨說云。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皆無明文可考。唯後漢書儒林傳。以為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為諸序本自合為一編。毛公

始今以寘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

翼曰。序之作者。為孔子為國史。為子夏。固無明文。唯其言之明。義之正。符驗古書。是之取爾。不然。論語大學。何人筆作。而為天下至訓也。邪。衛宏之作。其為何物。今無考。爾。宏與康成。廩相先後。序果宏作乎。康成豈以經神為之註也。邪。鄭玄天下稱為經神

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者。為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為妄說者矣。况

沿襲云々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為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之。如以閔雎為刺詩，既與古書了戾，他可類推其絕也。宜矣。古序之行，誰敢禦之？天下人心聰明正直，廢興之由，何私之有？朱子豈以千載之上，無人乎？若乃序者之說，寃者之失，則咸辨于各篇之下。雖然，非篤論士，吾恐其以我為序者，馳說者是吾憂也。岡白駒作毛詩補義，其言曰：毛氏時左氏國語未出，孟子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而其說先與之合，則其源流子夏者，誠不可誣也。

○閔雎

辨說云：天子之妃曰后，近世諸儒多辨文王未嘗稱王，則大妣亦未嘗稱后，序者蓋追稱之，亦未當也。但其詩雖若專美大妣，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序者徒見其詞而不察其意，遂壹以后妃為主，而不復知有文王，是固已失之矣。至於化行國中，三分天下，亦皆以為后妃之所致，則是禮樂征伐皆出於婦人之手，而文王者徒擁虛器以為寄生之

居也其失甚矣

翼曰后妃之后猶文王之王何疑之有且周南之以
后妃立言有由也朱子未察其由以佻巧儂利之言
敢嘯唱古人之側祇見其好辨也已夫周南者閨門
之道衽席之禮也閨門衽席者文王后妃之所以治
也而非文王乃無后妃非后妃乃無文王故文王之
道后妃成之后妃之美文王濟之文王后妃未始有
二也說審于漢廣學者察之

詩之作或出於公卿大夫或出於匹夫匹婦蓋非
一人而序以為專出於國史則誤矣說者欲蓋其

失乃云國史細繹詩人之情性而歌咏之以風其
上則不唯文理不同而考之周禮太史之屬掌書
而不掌詩其誦詩以諫乃太師之屬瞽矇之職故
春秋傳曰史為書瞽為詩說者之云兩失之矣

翼曰詩之不必成於國史之手固矣風有莊姜穆姬
雅有凡伯仍叔而謂之國史舉其大要而論之所謂
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立言同矣古言之春容不迫豈
如後人戛其言大轂然哉左氏楚莊王曰武王克
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時又作武其卒章曰
耆定爾功武其六曰綏萬方履豐年植朱子非之曰

武與桓篇內已有武王之謚其說誤矣。嗚呼！左氏而不足以徵詩，則又誰徵乎？雖朱子何不自知其言無忌憚，抑以其不察古言之體而迫切解之，故乍見武王克商作頌之文，乃以為武王實作之，誤之大者也。不然，昭公二十八年曰：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此文也。所謂五十有五國者，猶曰武王實建之云爾。而僖公二十四年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管蔡、郟、霍、魯、衛、毛、聃、邰、雍、曹、滕、畢、原、鄆、郕、文之昭也。邠、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

昭公二十六年曰：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定公四年曰：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魯公康叔、唐叔受封，凡此數者，隨文而解之，則事實如是，依違矣。要之兄弟十五，姬姓四十，其不獨武王之封，灼皙無疑矣。然而屬之武王者，古文之簡而不密，所以為高雅也。然則所謂武王作武，非必武王實作之明矣。然則所謂國史之吟咏情性，亦不必國史實作之明矣。以是觀之，左氏之言古序之論，昭然如揭日月而照之。朱子云：周禮史官如太史、小史、內史、外

史其職不過掌書。無掌詩者。不知明乎得失之迹。于國史何事。以是見大序亦未必聖人作。此僻論已何則。周官之缺久矣。孟子猶且不能詳其爵祿。况藐諸後人乎。且有掌書之文。則詩亦有可以徵者。已楚倚相以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為左史。則明乎得失之迹。于史無當乎。孔叢子。子思陳巡守之禮。曰。命史采民詩謠。以觀其風。則吟咏風上者。于史無當乎。國語古者大史順時。覲土。周禮之文。無其職事。豈可以是以詆國語非丘明作乎。

按論語孔子嘗言。閑雅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淫者樂之過。傷者哀之過。獨為是詩者。得其性情之正。是以哀樂中節。而不至於過耳。而序者乃析哀樂。淫傷各為一事。而不相湏。則已失其旨矣。至於傷為傷善之心。則又大失其旨。而全無文理矣。言當

云作翼曰。仲尼之言。清夷平暢。孔子國以來。無有異義。豈序者之明達。能文而獨無之知乎。唯仲尼論其聲者。而序者借以論其義。所以異也。故下句斷之曰。是閑雅之義也。古人多有此妙用。子夏之作樂記也。引易大傳說。易文字。轉用以論樂。是序若可廢。樂記亦孟

浪耳。學者宜除其私臆。就古書求古人立言之道矣。不然漢廣之廣。非德廣之謂。嘉樂之嘉。非嘉成王之謂。鹿鳴之承筐。是將。非將其厚意之將。野有蔓草之邂逅相遇。非思遇時之遇。無寧茲大田言惠及窮民。而序曰言於寡不能自存。烏魚藻言物得其所。而序曰言萬物失其性。古人之言不可端倪也。如是則哀樂傷淫之為轉用。又何疑。朱子既斥是序。創造新說。其言茫然如捉風逐影。古訓之不可易也。如是何楷駁朱子曰。夫所謂宮中之人者。當何屬之。考大紀稱昌為世子。娶于有莘曰太姒。至時王季故在。如以為王季之宮人。則古者命士父子皆異宮。彼淑女之得與否。亦何預于王季宮人之憂樂也。如以為文王之宮人。則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必嫡夫人至。而姪娣從之。未有夫人未至而先有宮人者也。此不通之說已。正義載舊說云。閔雎自首至用之邦國。焉謂之小序。序自風之也。訖末名為大序。今按此序是閔雎之序。無大小之異。解見詩義。朱子以教以化之以上。然則閔雎麟趾之化以下。為閔雎序。其中間為大序。不取也。

葛藟

辨說云此詩之序首尾皆是但其所謂在父母家者一句為未安蓋若謂未嫁之時即詩中不應處以歸寧父母為言况未嫁之時自當服勤女功不足稱述以為盛美若謂歸寧之時即詩中先言刈葛而後言歸寧亦不相合且不常為之於平居之日而暫為之於歸寧之時亦豈所謂庸行之謹哉序之淺拙大率類此若謂之謂皆當作曰翼曰此序造文高渾義尤深奧所以釋詩明矣朱子謂之淺拙聽不明也且其所為軋之辨駁未嘗解立言之由故也康成之註茫昧殊甚夫古人之辭與後

儒之文不同後儒棄辭而曰理也義也古之人何嘗不屑以理義而罩之文辭中招搖古雅汎乎若可左右况詩之為義如蓮葉之露水鏡之月殆乎不可形容而盡之故序之立文處字最有不可窺測者非古之文明溫柔而深于詩者其孰能脩之序曰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言未嫁也上在下無助字下在尊敬師傳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言既嫁也女功婦道以父母與師傳為對置二則字管轄之其辭雖判其義相通與詩錯綜成文文氣映帶成義非古遺文而知此乎

以是觀之不獨悉后妃自為處子以至配聖人其德之窈窕而不戴黃鳥灌木之為比諄、有不言之教矣何謂錯綜成文曰汗我私澣我衣在言歸之後而引以為未嫁之初何謂映帶成義曰豈唯尊敬師傅已而可以化天下乎亦必有女功之勤服用之儉而後婦道可明也如斷如續血脉中貫詩序之相為發又猶左氏之傳春秋爾或曰所謂后妃在父母家勤女功儉節用於經何所見乎曰黃鳥于飛者后妃于歸之謂也先之而咏葛之萋、則其勤女功于父母家豈不亦微而顯乎且婦人之德責負而不戴則后妃其人也若乃朝侈而夕刈葛不勤諸父母家而以暫媚君子閭巷之婦尚且笑之后妃而然乎誦詩三百以達人情也不然何以多為

○卷耳

辨說云此詩之序首句得之餘皆傳會之鑿說后妃雖知臣下之勤勞而憂之然曰嗟我懷人則其言親暱非后妃之所得於使臣者矣且首章之施我獨為后妃而後章之我皆為使臣首尾衡決不相承應亦非文字之體也

翼曰此詩之解左氏荀子之言確乎可徵吾見序之

高明格實與古書符合。未見其鑿也。已懷人之人。斥
所求之賢。朱子誤。駁且我字。衡決。七月出車。亦有之。
左氏。呂相絕秦辭命。或稱寡君。或稱寡人。造語之勢。
衡決不妨。况詩乎。他本篇論之詳矣。揚升庵。非朱子
曰。婦人思夫。陟岡飲酒。携僕望阻。即為託言。亦大傷
大義。可謂不倫矣。是。按朱子以卷耳為作於文王姜
里之日。噫。姜里之喪。文王危哉。而后妃出遊飲酒。此
何心。周公以是為鄉樂。此何訓乎。廢古之害。可不手
寒心乎。

○膠木

辨說云。此序稍平。後不注者。倣此。

翼曰。集傳所說。未嘗達序。序則深闕矣。

○螽斯

辨說云。螽斯聚處和一。而卵育蕃多。故以為不妬。
忌則子孫衆多之。比序者不達此詩之體。故遂以
不妬忌者。歸之螽斯。亦誤矣。

翼曰。序以是為興。朱子以是為比。故其說蔽戾而已。
而謂序者不達此體。可乎。序以爾斤。后妃。朱子以斤
螽斯。清問其說。古義優矣。且螺。蠃。螟。蛉。螽。之。牙。麟。之
趾。後人鑿。辨詰。而古人略之。又何尤螽斯之不妬。

忌云爾乎。何楷曰：言若螽斯，宜絕句讀。鄭玄讀連下
文，以螽斯比后妃，不倫甚矣。是按鄭之說不成義，何
之說不成文，有一於此，不可與言詩矣。

○桃夭

辨說云：序首句非是其所謂男女以正婚姻以時
國無鰥民者得之。蓋此以下諸詩皆言文王風化
之盛，由家及國之事，而序者失之，皆以為后妃之
所致，既非所以正男女之位，而於此詩又專以為
不妬忌之功，則其意愈狹，而而說愈踈矣。

翼曰：朱子無礼于先哲也。夫夫文王雖受命之君，殷

侯伯也。周南雖王者之風，亦國風也。是以文王無雅
乃有采薇諸篇，亦以商王之命故也。雖然，興周樂者
在革命之後，則文王之風終不得同諸列國。因繫諸
周公而歸之后妃，雖曰文王后妃體敵，其辭之有斟酌
也如此，其實后妃之教乃文王之化，而漢廣汝墳
所謂文王之道化，亦后妃之德。周南基之閨門，以風
天下，故曰文王后妃，未始有二也。序之齊而明乎本
甚矣，足以徵先哲之言有傳乃然也。非所以正男女
之位者，亦強辨已。何者？閨雎之三鶉巢之三，皆后妃
夫人之詩，而周之所以歌咏而化邦國鄉人者，乃其

詩也。豈無公侯之詩而必用之。則其不膠于此而有
取彼明矣。夫正位者。國之大節。朱子三致意焉者。于
甚美。惜也不盡古人之意乎。且曰專以為不妬忌之
功。則其意愈狹而說愈踈矣。亦暴論已。婦德莫大乎
不妬忌焉。又莫難焉。歷代女戒之作。妬紛之禍。載在
史策。可覆視也。故閔睢之正夫婦。膠木之綏君子。螽
斯之宜子孫。無他。亦職之由也已。我聞之。婦女之德
惟忌與妬。死而後已。又聞之。惟忌與妬。亂家絕祀。在
七出不忘。序者殊以是無訓百世。欲使後之為后夫
人者。知周之所以王。於是。是在焉。語曰。至誠而不動者
不矣。所謂不妬忌者。后妃之誠也。天下莫不動。何謂
狹。何謂踈。

○免置

辨說云。此序首句非是。而所謂莫不好德。賢人衆
多者得之。

翼曰。序之首句明而悉。下又申之以閔睢之化。發揮
大義。無復餘翳。若從朱子之說。二雅何別。本篇論之
詳矣。

○芘苴

翼曰。朱子雖無之詆。其說之不至樂有子之義。大無

風味。此詩辭之游泳意之虞樂正在序之三言耳。朱子抉龍眼而棄之。風雲神化之姿態去矣。

○漢廣

辨說云。此詩以篇內有漢之廣矣一句得名。而序者謬誤。乃以德廣所及為言。失之遠矣。然其下文復得詩意。而所謂文王之化者。尤可以正前篇之誤。先儒嘗謂序非出於一人之手者。此其一驗。但首句未必是。下文未必非耳。蘓氏乃例取首句而去其下文。則於此類兩失之矣。

翼曰。漢廣之所以名。三尺孺子亦知之。何俟朱子序之。發明詩造語之豪無窮。猶曰假樂嘉成。王豈以字復疑焉乎。若德廣之廣。而為釋漢廣之廣。何以為說。不殆於誣古人乎。凡序於首句。用意極密。成語極粹。若欲以上八篇皆稱后妃質之。至此始說出文王之道。而首句特曰德廣不繫之文王。難之也。其脩辭如此。朱子蔑序不及。察其有深遠之義。直棄首句。獨取下文。以徵序非一人之撰。以余觀之。序之定乎。一與否。不可知已。然以此序為綠衣而黃裳。我不信焉。首曰德廣其義汎矣。文王與后妃統在其中。下曰文王之道。乃所以與前篇映照成義也。何者。文王之道云。

爾者亦閨門之禮是云。則依舊是后妃之美也。文王之刑。俟于后妃而後行。流而波及江漢之域。亦唯茲不然。文王之道。有孝弟者。有忠信者。有禮樂者。有刑政者。有廟朝之度者。有戎祀之制者。優大哉。何翅妃正之際。故曰。所謂文王之道。猶曰后妃之化。是以周南不得獨稱后妃。又不得獨稱文王。是以所謂后妃。非離文王而有后妃也。所謂文王。非離后妃而有文王。其諸文王所以修身齊家。基王風于天下之也。大寶仲尼所以原始明本。傳民則于後世之大型學者。其察之聖人。不作風雅之不泯。唯序是賴。朱子之

解詩。追辭論義。廢古立臆。嗚呼。微序閔。眚葛軍。卷耳之所賦。何以知其為后妃乎。追辭論義。無隻字及后妃。廢古立臆。則閔眚為澤陂。而卷耳為采綠。亦可而今。朱子決然為后妃之詩者。何據乎。宇宙萬古。獨有此序已。我聞之。庇其蔭者。不伐其枝。忠之道也。朱子於是乎。可謂不忠矣。昔趙簡子之未達。依竇鳴犢。舜華矣。及其得志也。遂殺之。二人。仲尼以是不濟河。作槃操以哀之。以其庇焉。而縱用斧故也。朱子德行學高古今。其為簡子。不亦悖乎。是以彼君子。乃重乎尚論之道矣。

汝墳

麟之趾

辨說云之時二字可刪

翼曰序之變文如龍非後儒唯理是析而其文陋者之比羔羊之序曰德如羔羊言大夫之德如羔羊之詩也駟虞之序曰仁如駟虞言王者之仁如駟虞之性也乃所謂信厚如麟趾之時者文法正如易稱隨之時豫之時其精於取義神於製文有如此者朱子嘗曰古人非有意乎作文亦激論救時已不然古書之文變化不一無意何以然乎今朱子說文而言理

宜乎其欲刪之時二字矣

召南鵲巢

辨說云文王之時閨睢之化行於閨門之內而諸侯蒙化以成德者其道亦始於家人故其夫人之德如是而詩人嘆美之也不言所美之人者世遠而不可知也後皆放此

翼曰以是推之兔置羔羊之詩非為一人而作者故知鵲巢采蠶草蟲采蘋亦所以形道化之盛而非為一人而作焉或曰閨睢葛覃之為后妃則鵲巢采蠶可以類推焉曰不必然矣后妃一也夫人衆也周南

化之源也。必發於一而注于衆。是以知鵲巢采蠶編
美召南夫人之德而歌之。何以言之。曰召南之於周
南。其體雖微。義實應矣。蓋鵲巢似閔雎。采蠶似葛覃。
羔羊似兔罝。殷其雷似汝墳。標有梅似桃夭。小星似
樛木。野有死麕似漢廣。而騶虞似麟之趾。此必二南
相承成編者也。美召伯美媵美王姬之外。皆不言其
所美者。蓋有說也。且閔雎之於鵲巢。之於草蟲。鵲巢
德以成德也。葛覃之於采蠶。采蠶之於采蘋。化以成
化也。其德廣之叙。黃緣如聯明珠。恐非偶然。段令雖
鵲巢采蠶以美某夫人。草蟲采蘋以美某大夫。妻古
其或難焉。

○采蠶

翼曰。集傳舉或說為親蠶之詩。不合古書。序言之不
可違也。如此。朱子或見子貢傳乎。子貢傳者妄矣。

○草蟲

辨說云。此恐亦是夫人之詩。而未見以禮自防之
意。

翼曰。甚哉朱子之暴蔑古也。此豈夫人之詩乎。古行
役之勞。遠經歲月者。大夫也。故思女之詩雖多。皆大
夫士庶人也。夫人而思慕其君者。三百篇中無一篇
已。朱子可謂以踈脫蔑古矣。且召南之有鵲巢采芣
采蘋。猶周南之有閔雎葛覃卷耳。又猶鹿鳴之三。文
王之三。編次一定而不可革。儀禮所載可徵。而獨在
召南。以草蟲挾采蘋之上。而與儀禮之叙岵岵者。何
哉。謂之雅頌各得其所。可乎。抑有故。夫鵲巢之德。貞
靜均一。而草蟲能以禮自防。其言有若夫人而後有
若大夫妻也。采芣夫人不失職。而采蘋內子能循法。

度。其言上德如彼。而化行至是也。故以草蟲承鵲巢。
以采蘋承采芣。此所以與儀禮異叙。蓋仲尼之意也。
若以為夫人之詩。不知何義。說者未嘗論及之。使古
序格言堙鬱不明。且毛鄭之釋此詩。甚迂而強。朱子
以毛鄭讀古序。宜乎蔑而排之。以禮自防之意。本篇
論之詳矣。若祛此語。而從朱子。憂風離曠之詩。何異
大氏卷耳。草蟲殷其雷。以古序所傳。則其為正始之
道。王化之基。洋洋盈耳矣。暨朱子廢序。此意遂去矣。
主張其說者。或云三者有別離之思。而無怨恨之情。
所以為國風之正也。此又緣飾已。不然憂風之小戎。

憂雅之采綠。雖曰無怨恨。亦可要之。滅二千年傳來之文。探之已臆。而鈎抉出者。不得無衡決牴牾焉。

○采蘋

○甘棠

○行露

○羔羊

辨說云。此序得之。但德如羔羊一句。為衍說耳。

翼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形容君子德度之美。言表之言。義外之義。滾而有餘流者也。羔羊之皮。素絲謂之節儉而悉矣。委蛇委蛇。此從者之態。而正直不

左氏退食自公委蛇。謂從者也。

足以盡其形容之妙。故曰德如羔羊之詩。文之純意之周。至此全矣。且綴文之體不一。有簡者。有繁者。何衍說之有序之義深。朱子淺之故也。

○殷其雷

辨說云。按此詩無勸以義之意。

翼曰。振、君子。歸哉。歸哉。乃勸以義者也。汝墳之勉以正者。正同。朱子以為婦人思慕之詩。故燕取義于斯。歸哉之解。康成朱子皆通。而朱子以與己意。迂遽翦古義。而曰無其意。不亦逆乎。采薇。文王遣戍役之詩也。其言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語意相符。我唯信

古序如射之有志是以知所謂勉正勸義之於詩至適中也且先王之所以弦歌其詩而風邦國四方與雅頌並立于樂官其豈無大義存焉今剝削古序以順朱子我未見其與伯兮君子于役葛生小戎采芣異矣惡在其為王化正始之風宋儒輒以得情性之正無怨咎之詞為口實亦牽強已或問朱子曰此詩比君子于役之類者是寬緩和平故入正風朱子曰固然但正變風亦是後人如此分別當時亦只是大約取之聖人之言在春秋易書無一字虛至於詩則癸子情不同愚曰二南與雅頌正豈特以辭之寬緩和平已而無取于義也乎古義殊不然

○標有梅

辨說云此序末句未安

翼曰朱子不達古義是以有茲言也已此詩之義宋人未始知之聚訟極多其口甚癩焉知所謂及時之說乎左氏晉范宣子徵師于魯賦標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以是觀之序所謂時者庸何知非先聖周公之遺言乎嗚呼優矣

○小星

○江有記

辨說云詩中未見勤勞無怨之意

翼曰勤勞無怨瀉出其中心之美也是詩之妙於是乎在說者殊未達已故正義亦云遇勞不怨經無所當稱美媵之本心耳孔仲達追文成解所謂觀鳳文而不知鳳德者也我以序觀之此詩賦媵未悔其過媵在勞之勤而無怨也江有記此也江必有記媵必有媵而嫡不我以其過也後將悔之身雖黜斥而無怨咎之心含垢負慝勤以自致遂使嫡感而悔者也夫當嫡之未自悔媵之若毒如何哉而媵安其未悔

之苦毒以俟其必自悔之日特至誠之有感不憚力行以事疏遠之人是亦舜之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者也其情極痛其德極懿此其所以列于召南也毛鄭朱子之說果是乎江有記其小記事耳余說詳于本篇而為古義之終古濛晦故我亦不自知煩言之嘖至是且朱子之說是詩也曰汜水之旁媵有待年於國而嫡不與之偕行者其後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豈曰嫡媵之說古序始言之於詩無所見朱子賴古序以立其說又從斥之是既承其錫又罵其人也駟遠之殺鄧析君子謂之何雖曰叔嘉

粗莠其穉宜有斟酌是以君子尚修辭也夫

○野有死麋

辨說云此序得之但所謂無禮者言淫亂之非禮

耳不謂無聘幣之禮也不謂之謂當作言

翼曰無禮之說康成朱子皆通抑二南之序苟稱禮

者無非男女之際也立言之道不可不求

○何彼穠矣

辨說云此詩時世不可知其說已見本篇但序云

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說者多笑其陋然此但

讀為兩句之失耳若讀此十字合為一句而對下

文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為義則序者之意

亦自明白蓋曰王姬雖嫁於諸侯然其車服制度

與他國之夫人不同所以甚言其貴盛之極而猶

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也但立文不善終費詞說

耳鄭氏曰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勒面績總服

則榆翟然則公侯夫人翟第者其翟車貝面組總

有幄也歟謂車乘之謂當作言

翼曰毛詩唯此一首可大疑爾余則疑而闕之以俟

後君子於序與何議焉

○騶虞

辨說云。此序得詩之大指。然語意亦不分明。
翼曰。序詳而達。唯結文淵濶。故語氣似梗。其實古文
自然也已。朱子豈以宋文見古文歟。以宋文見古文。
罵曰。語意不分明。噫。朱子耄矣。且朱子於古序。不貶
其義。則文是難。不亦許乎。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
廷既治。第一節。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
田以時。第二節。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第三節。節目
雖分。其義相錯。先統後。後資先。先後相推。旋相為本。
此古文也。說載于本篇矣。

古序翼卷一終

